

# 伪证制造者

## 1

我姐夫是个办假证的，三年前被警察抓了个正着，一堆假证件都揣在口袋里，就进去了。几天前监狱方面通知我，到日子了，让我把他领出来。我到监狱的时候，姐夫已经抱着一个大旅行包坐在大厅里等我了。

“你怎么不到门外等我？”出了监狱的大门，我问他。

“怕你找不着我。”

我知道他害怕，三年没出过这个门，跨过铁门门槛时他差点被绊倒了。外面是平旷的沙子路，昨夜的雨水还积在地上。这地方是城外的野地，行人和车辆很少。我姐夫站在监狱的大门前，遮着眼睛看天上的太阳。

“真亮。”他说。

“预报说这几天都是北京式的好太阳，”我说，顺手戴上墨镜，“前面的岔路口可以打车。”

“我想坐一会儿。”我姐夫说，一屁股坐到了路边一块奇形怪状的石头上。我陪着他坐下，递给他一根烟，接火的时候他的嘴唇和手都在抖。深吸了一口烟吐出来，他还在看天，“你看，天真大。”

那根烟吸完他平静一些了，拍拍屁股站起来，碾灭了烟头又吐了一口响亮的痰，说他想撒尿。四周空旷，连个像样的小屋都看不到，哪来的厕所。我让他就地解决，他不愿意。我只好指着不远处的一丛芦苇和荒草，那个地方

可以避人。他背着包就走。

“你背着包干吗？”

“不沉。”他头也不回地向前走。

半支烟的工夫，他从芦苇丛后面走出来，如果不是他的光头和身后的大包，我差点没认出来那个穿一身西装的家伙就是我姐夫。他把囚服换成了西装。

“怎么样？”他掸着西装袖子上年深日久的褶皱问我，“都三年没动过了。”

“好看。”我说。

那西装一看就知道几年没上过身了，领子后面被虫子蛀了个洞，我没告诉他。我告诉他的是，穿西装比土灰色的囚服好看多了。我姐夫很高兴，说要快点打车，他要干大事。我说你不是刚去过芦苇丛吗？他说那里哪行啊，撒泡尿还可以，干大事，那得找个正儿八经的厕所才蹲得下去。我们就去打车。

出租车上上了四环，姐夫扭着头到处瞅看，嘴里咕哝着：还在。还在。不对了。原来没有。什么时候出来的？变了。真变了。嗯，好看。

真他妈的，车都变快了。我姐夫一路都在抚今追昔，他唠唠叨叨地说，开始出租车司机还敷衍两句，后来也烦了，不理他了。我在打瞌睡，早上为了去监狱，起早了。司机放了音乐，车里就他一个人在说。

我住硅谷旁边的芙蓉里小区，租人家的一居室破房子。幸好还有个卫生间，姐夫进了屋就直奔马桶。他在那里待了好长时间，我正担心出了什么事，他拉开洗手间的门叫我。

“把我的内裤拿过来，”他从门缝里伸出脖子，上身光溜溜的，他连澡都洗了，“在包里。”

洗过了澡，姐夫躺到了我的床上，抽烟的时候说，不是人过的日子。我提醒他，该给家里打个电话了，姑妈和小峰都在等着哪。姑妈一大早就给我打电话，让我早点去监狱接他。姐夫抽完了那根烟，掐灭的时候说：“生活。”

小峰接的电话。姐夫说：“儿子，我是你爸。”

我听到小峰在电话那头哇地哭出来了，他说：“我爸，我爸。妈，我爸。”

姐夫又重复了一句：“好儿子，你爸。”  
他也开始擦眼睛。

我去了客厅，看窗外奔跑的车辆和疾走的行人。楼下是忙碌的北京。每天我都站在窗前，看他们跑来跑去，或者和他们一样跑来跑去。姐夫在哭，老男人的哭声让人受不了。他一直叫着小峰的名字。后来应该是姑妈接了电话，姐夫慢慢不哭了，姑妈在那边哭。姐夫兴奋地说：

“我出来啦。”

他和姑妈断断续续地说。嗯嗯啊啊，一会儿又激情澎湃，长篇大论，和姑妈争执什么。我去洗手间把他的脏衣服丢进了洗衣机里，放了半袋洗衣粉开始搅。出来的时候姐夫的电话差不多打完了，他竟然跟姑妈说了几句北京味的普通话。然后姑妈让我接电话。姑妈还在抽泣，但也听出了清爽的高兴，毕竟是出来了。姑妈说，你多劝劝他，让他回家，别在北京混了，都快五十岁的人了。若是还留在北京，千万不能再去干那违法的事了，

要是再出事，抛下他们孤儿寡母可怎么办，就是挣下一座金山银山还不是一堆粪土。

姑妈只能让我劝，她管不了姑夫。多少年来都这样，姑夫自己都管不了自己。我把姑妈的意思跟他说了。姑夫躺在床上抽第二支烟。

“不能回去，”他说，“就那小地方，抢银行也发不了财。”

“你在北京就能发财了？”

“在北京都发不了，去哪儿都没用。我想趁这两年还能动，把小峰读大学的钱给挣出来。”

“可是姑妈和小峰担心，他们宁愿日子过得苦一点。”

“我跟她保证过了，绝不再办假证，就是蹬三轮也不办了。”

他是我姑夫，忠告、教育什么的都轮不到我，我只是强调一下，姑妈和小峰这些年生活不容易。姑夫一边抽烟一边点头，说他都知道，以后会老老实实挣钱，挣大钱。

姑夫在芙蓉里待了三天就走了。这三天里

他到处跑，出去找工作，也让我给他留意合适的招聘广告。后来他找了一份送报工，先干着，安稳下来再做打算。我给了他两千块钱，让他租个房子，置办一下生活用品。临走的时候他信誓旦旦，说一定不会让姑妈和小峰失望的。

过了两天，姐夫给我打电话。我问他在哪里，让他挂掉我打过去。他说不用了，他用的是手机，我打过去还两头收费。他打过来就是为了告诉我他的号码。

“你要个手机干什么？”我想他真是能穷折腾。

“现代人嘛，没个联系方式怎么混？”姐夫说，一点都没觉得不好意思，“二手的，三百块钱。你忙吧，我要送报纸去了。”

## 2

我姐夫是个办假证的，三年前被警察抓了个正着，一堆假证件都揣在口袋里，就进去了。他进去多少有点冤，当然他的确犯了法。我的

意思是说，他当时身上的假证件并不是他揽的活儿，而是一个叫路玉离的女人的生意，她也是个办假证的。

那时候我还没见过这个女人，听说长得不怎么样，但是对我姐夫不错，是姐夫的情人。她害了我姐夫。那天他们俩一起在街上转悠。我姐夫没生意，主要是陪路玉离到万柳中路附近交货。那时候的万柳，除了已经形成的光大花园，只是一片乱糟糟的贫民区，房屋低矮，土路，大卡车过后尘土飞扬，缥缈的沙尘要到下一辆车经过时才能沉落下来。路玉离选择这样的地点交货是有原因的，荒僻的地方警察少。这也是办假证这一行的规矩，要在硅谷门前交货就太危险了。

我姐夫只是个跟班的，他是路玉离的情夫，当然要和她在一起。他又是个男人，东西当然也要他装着。那天他穿着夹克，五个假证揣在他怀里。他还戴着墨镜，叼着烟，手里拎着一方便袋的桂圆，那女人喜欢吃。他们和客户约好了下午三点交货，他们两点



一刻就到了，早点到探探路。两点三刻百无禁忌，什么情况都没有。十几米外是万柳中路南口的公交车站，站牌下几个人在百无聊赖地等车，看起来与这个世界没多大关系。从长春桥那边迎面走来三个形貌乱糟糟的男人，一个还戴墨镜，像老大。

墨镜说：“带来了没有？”

路玉离说：“带什么？”

墨镜说：“证呀。”

我姑夫见他们的样子的确像是需要假证的人，就问他的情人：“是他吗？”

路玉离瞅了两眼，低声说：“好像不是。”拉着我姑夫就要走。

墨镜旁边的两个就上来了，挡在他们面前。路玉离一甩手，“快跑。”

他们两人分头跑，当然都没跑掉。墨镜一个人把路玉离收拾了，我姑夫跑了大约五十米后被另外两个抓住了。当时站牌底下的几个人都看到了我姑夫狼狈的丑态，他甩着手里的袋子，桂圆一路撒落，断断续续滚了一地，另一

只手想扔掉怀里的假证，可拉链就是拉不开。他被抓到了，脸贴着泥土被摁在地上，剩下的桂圆被一只脚全踩坏了，他听到了桂圆破裂汁液迸溅的声音。有一回我去监狱看他的时候，他还跟我说，可惜了那袋桂圆，新鲜的，可不便宜。

三个便衣把他们带到了局里。审问的时候很有意思，这种案子不大，而且常有，几个警察坐在办公桌前，他们俩蹲着，问一句答一句。他们先问路玉离：“你知道你触犯了法律吗？”

“我没犯法，”路玉离说，“我是跟着他来的，不关我的事。”

我姐夫就急了，这事不是开玩笑的。“这证不是我的。”

“到底是谁的？”

路玉离说：“是他的。”

我姐夫说：“是她的。”

那天没审出个名目来，他们简单地打了他们俩一顿，因为要下班了。挨打的主要是我姐夫，他是个男的嘛。拷打的时候，路玉离小声

对我姐夫说，认了吧，否则两个人都得受罪。她说如果我姐夫把罪名揽下来，她就没事了，这样她出去后就可以到外面找人活动一下，三下五除二地把他解救出来。我姐夫觉得她说得也有道理，深思熟虑了一夜，第二天就全认了。他知道路玉离路子广，她在北京单是办假证就干了七八年了，三教九流的人认识了不少，据说处级以上头衔的名片就有一大摞。我姐夫在北京这一年，喝酒都找不到一个碰杯子的人，就是傍上了路玉离才过上了算是滋润的日子。路玉离出去了，他还有点希望；路玉离也进来了，他准没好果子吃，女人一急，一定会拉着他一起陪葬的。所以他就大义凛然地代路玉离受过了。

他和路玉离都没想到的是，事情竟然搞大了，那几个证跟一个不太干净的贪污团伙扯上了关系，他们企图通过这些假证件往上爬，评职称，定级别。路玉离出来了，多少也花了一点钱去解救我姐夫，但是效果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在宣判之前，她去看了我姐夫，结结巴巴

半天才说：“怕是不行了。”

我姐夫当时就哭了。路玉离安慰了他一番，让他嘴紧点，什么都别说，别把一大堆人都供出来。这是道上的规矩。供出来了，谁都没有好日子过。我姐夫此刻已经六神无主了，那女人说什么是什么。后来的几次拷打他竟然都咬着牙挺过去了，除了那几个证，他什么都没说。

我父亲当时还来拘留所探望过我姐夫一次，因为姐夫没把我也牵连进去。在此之前，父亲是十分讨厌我姐夫的，在父亲看来，姐夫就是个不折不扣的败家子、浪荡子，这些年没让我姑妈过上超过三年的好日子，挣了钱就瞎搞，去舞厅跳舞，去酒吧喝酒，和女人鬼混。我父亲讨厌的事情姐夫基本上全占了，逢年过节他到我家给我爷爷奶奶送节礼，父亲根本不愿意搭理他，用他的话说，见了姐夫酒都不想喝了。

但那次父亲还是来了，一是看在姑妈和小峰的分上，另外就是刚才说的，姐夫没给我带

来麻烦。

他被抓以后，警察搜了他租住的小屋，海淀旁边巴沟村的一间小平房。他们在那里搜到了姐夫已经做好但还没来得及交货的一份毕业证明，是给一个京漂找工作做的假材料，按照北京联合大学的毕业证明做的，上面有成绩单，班主任和系主任的评语及签字。班主任的评语是姐夫自己写的，系主任的字是他让我写的。当时我还在读本科，姐夫经常到北大西门附近交货，拿了钱就到宿舍里找我，顺便请我吃一顿。他经常去北大玩，除了找我，他多数是和路玉离一起去的，陪她散步，未名湖边的风景不错，姐夫经常也能附庸风雅一下。我们宿舍的同学他都认识了，偶尔也会叫上同学一起下馆子。他经常和我同学开玩笑，问他们要不要假证，熟人，五折就行。他对打算考研究生的同学说，读什么研究生，浪费三年时间还要花一堆钱，办个假证算了，三五百块钱搞定，多省事。我舍友都很喜欢他，因为他这人还有点意思，

不算太俗，而且看起来也不像个违法分子，倒像个体面的机关干部，他喜欢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头发上永远都飘着优质啫喱水的香味。

吃饭的时候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纸，让我瞎写几句，当一回系主任。我就写了，然后签了一个龙飞凤舞的名字。仅凭这张纸倒无所谓，问题是他们还搜到一本小说，上面有我的字，我习惯在书上留下买书的时间、地点什么的。那是拿给姑夫消遣的读物。两下一对照，他们发现假材料跟我也有关系，就去学校领导那里找我。

当时我吓坏了，我从没和戴大盖帽的打过交道，而且辅导员的脸色很难看。我说是我写的，他是我姑夫。调查之后就没动静了，我倒不安了，不知道明天会怎样。过了三天，我忍不住问辅导员，警察怎么说？辅导员挑着眉毛对我说：“没事了，你那宝贝姑夫承认是他逼你写的。”

有姑夫这句话，加上系里领导老师的保

护，这事就算结束了。虱子多了不痒，姐夫把事情全兜着了。路玉离在北京继续办假证，过得好好的；姐夫一个人待在监狱里，靠两眼望天和出来以后的发财梦熬过了三年。

### 3

后来我见到了路玉离，长相一般，腰倒是挺粗的，身体也丰硕，走路的时候浑身没有一处不抖的。因为不辛苦，五十三岁的人了，保养得跟四十左右似的。姐夫说，其实她对他很好。但是姐夫是否真的喜欢她，我就知道了，我只知道，在北京，姐夫离不开她。

姐夫是四十五岁时决定来北京的，之前在家待了半年，再之前大约有四年时间在深圳，在我叔叔的公司里做事。我叔叔是公司里的一个小头目，不大不小，要负担我婶婶那边一家人的生活，日子过得也比较紧，工作又忙，没有剩余时间理会我姐夫。他和我们家其他人一样，了解我姐夫的为人，所以对他要求也不高，

只要老老实实工作，把挣到的钱拿回家，不出问题，就万事大吉了。就是这样，姐夫还是出问题了。

他在深圳的时候学会了赌钱。开始是陪顶头上司，几个人在办公室里瞎玩玩，玩着玩着就进去了，瘾都快超过领导了。一到周末就去一个姓汪的领导家打牌。我姑夫人长得不错，从年轻时就很有女人缘，我叔叔后来都很奇怪，他哪来那么多精力和钞票去和女人来往。他和汪领导的老婆一来二去就熟了，然后眉来眼去，再后来就发展成了男女关系。除此之外，他还和公司门口的一个酒吧女郎相好，隔三差五住到那个女人家里。这事我叔叔是知道的，他也懒得管，管也没用，用他的话说，狗改不了吃屎，只要不出事就好。但是跟领导老婆通奸怎么可能不出事。

倒不是我姐夫黏着那女人，而是领导的妻子缠着我姐夫。姐夫一表人才，看起来比公司老总还体面，比那女人的领导丈夫强多了。领导的妻子也不是想离婚和我姐夫过，



姐夫是个打工的，跟她老公比起来就是一个穷光蛋。但她就是吃醋，吃酒吧女郎的醋，打牌时她看我姐夫的眼神都很幽怨，好像我姐夫对不起她似的。后来姐夫跟我讲起这事，他一点都不害臊。他说领导很长时间都没发现，因为他们都在外面幽会。有一次领导和他老婆在床上做事，那女人莫名其妙地喊出了我姐夫的名字。喊了两声她就意识到了，赶紧闭嘴。但是已经露馅了。领导当时没吭声，下了床就找人跟踪他老婆。在一个周末下午，他们幽会结束，领导老婆出了宾馆，领导就带着几个人冲了进去。那时候我姐夫正懒洋洋地躺在床上抽烟，回味着呢。一个黑脸的一把就将姐夫甩到了床下。

我开玩笑问他：“那女人看上你什么了？一个打工仔。”

“呵呵，”姐夫自豪地说，“男人啊，喜欢我是个正儿八经的男人哪。她说了，床上床下，都是。”

作为男人的姐夫被赶下了床的同时，也